

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
Series on Western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图书馆信息学
应用语言学
传播学
社会学
政治学
教育学
文学
沟通交际学
哲学
国际关系学
人类学
犯罪学
经济学

主编 储荷婷 张茵
主编 姬建国 蒋楠
主编 鲁曙明 洪浚浩
主编 李捷理
主编 华世平
主编 欧阳荣华 副主编 陈德祥
主编 祁寿华 林建忠
主编 鲁曙明
主编 余纪元 张志伟
主编 王建伟
主编 招子明 陈刚
主编 曹立群 任昕
主编 宋顺锋 潘佐红

ISBN 978-7-300-09339-0



9 787300 093390 >

定价: 78.00元

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

Series on Western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总主编 鲁曙明
Series Editor Shuming Lu



PHILOSOPHY

哲 学

主编 余纪元 张志伟
Editors Jiyuan Yu Zhiwei Zha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第一章

Chapter 1

认识论

Epistemology

王新力* Xinli Wang
美国久尼亚达学院 Juniata College, USA



内容提要

本章综合评述当代认识论的现状以及其主干在近年来的主要发展趋势和最新理论贡献。它首先介绍一些必要的理论背景：盖梯尔难题，闭合原理，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第1节），然后分五节集中讨论、评述：(i) 温和基础主义的兴起及发展（第3节）；(ii) 对认知怀疑论的最新表述及回应（第4节）；(iii) 认知无限辨明论（第5节）；(iv) 认知语境主义的兴起、理论贡献以及存在的问题；(v) 德性认识论的两个模型，它们的优点及现有的问题。最后简单讨论当代认识论面临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

认识论 知识 认知辨明 基础主义与融合主义 认知内在论与外在论 认知闭合原理 认知怀疑论 认知无限辨明论 认知语境主义 德性认识论

* 王新力，1977年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地球物理系学习，毕业后在西安地质学院任教数年。1988年在华中理工大学获科学哲学硕士学位，1997年在美国康大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美国三一学院任教，后转至美国久尼亚达学院哲学系任哲学教授、系主任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着重于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认识论，尤其是科学认识论。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and some important new developments of epistemology in the past decades. It first introduces some necessary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e Gettier problem, the closure principle, and internalism vs. externalism), and then focuses on (i)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st forms of foundationalism, (ii) recent debates on epistemic skepticism, (iii) epistemic infinitism, (iv) epistemic contextualism and its contributions and problems, (v) two models of virtue epistemology, its merits and existing issues. It ends with a brief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crisis faced with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and its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epistemology, knowledge,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foundationalism vs. coherentism, epistemic internalism vs. externalism, the closure principle, epistemic skepticism, epistemic infinitism, epistemic contextualism, virtue epistemology

引言：认识论的复兴

作为一门古老的哲学学科，认识论或知识论 (epistemology, or theory of knowledge) 研究知识的本性、来源以及局限性等问题。沿袭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传统，西方当代认识论 (在本文中特指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盖梯尔问题 [Gettier problem] 提出之后近 40 年来西方认识论发展及动向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以下问题 (Feldman, 2003):

Q1. 何为“知识”：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可以说一认知者具有知识？

Q2. 何为“认知辨明” (epistemic justification)：在何种条件下信念得以辨明？

Q3. 如何有效地迎接认知怀疑论的挑战：我们究竟能否具有任何知识？我们可具有何种知识？

Q4. 认识论问题是否受伦理问题、实用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历史因素 (诸如文化、历史时间、宗教背景、社会地位、性别) 的影响与制约？

在何种程度上认识论问题受这些非认识论考虑的制约？

Q5. 自然科学的发展 (尤其是认知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人工智能学) 是否 (或应该) 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

为摆脱由盖梯尔难题带来的理论困惑，认识论学者致力于发展某种知识理论及辨明理论以界定知识及认知辨明所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以对知识和认知辨明的概念分析与解释为主线，认识论学者以全新视角就其他相关的经典认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诸如认知怀疑论问题、先天知识和先天辨明 (a priori justification) 的性质及其可能性问题、知觉知识 (perceptual knowledge) 的性质及其可靠性问题、传统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以及基础主义 (foundationalism) 与融合主义 (coherentism) 关于知识基础及其认知辨明之辩。

首先，我们在过去的 30~40 年间目睹种种新型知识论 (就“知识”和“知道”概念进行分析与解释) 的竞争与交替，诸如：因果知识论 (the causal theory of knowledge)，相关可能性知识论 (the relevant alternatives theory of knowledge)，可取消性知识论 (the defeasibility theory of knowledge)，非假设定知识论 (the no-false-ground account of knowledge)，信赖知识论 (the reliabilist account of knowledge) 及其变种——真值追溯 (或决定性理由) 知识论 (the truth-tracking account of knowledge [conclusive reason analyses])，以及德性知识论 (the virtue epistemology, 见后述及)。与这些花样翻新的知识论遥相呼应，形式各异的认知辨明理论纷纷出台。就认知辨明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而言，进入 20 世纪末，经典的基础主义与融合主义之争仍强盛未衰，重现出一片新的生机。一方面，融合论者对“融合” (coherence) 概念加以深入剖析 (Lehrer, 1974, 第 7—9 章; Bonjour, 1985, 第 5—8 章)，提出了形式各异的认知辨明融合理论，诸如线性与整体融合理论、积极与消极融合理论 (Harman, 1973; 2003)、个体与社会融合理论，以及以上理论的不同组合。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融合主义理论似乎仍无法摆脱其固有的三大理论难题，即无限后退问题、多种理论体系共存问题以及理论与经验隔绝问题，促使许多认识论学者向基础主义回归。从当代早期基础主义者 (20 世纪 70—80 年代) 对传统经典基础主义 (Chisholm, 1966; 1982) 的重新审视与辩护，到当代后期基础主义者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对经典基础主义的批判性继承，继而构建出时下颇为流行的温和基础主义 (详见第 2 节)。此外，进入当代后期的近 10 年，一些认识论学者开始创造性地发挥基础

主义和融合主义之长，避二者之短，构建出基础融合辨明理论（Haack, 1998）。与此同时，某些认识论学者更是另辟蹊径，提出超越基础主义和融合主义之第三条认知辨明之路：认知无限辨明论（epistemic infinitism, 详见第4节）。

与以上认知辨明结构的理论相呼应，当代有关认知辨明性质（the nature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的理论更是时时翻新，令人目不暇接。事实上，如果遵循传统知识概念，即，知识为得以辨明的真实信念，那么，任一知识论必然涉及一特定认知辨明理论。由此可知，以上鉴定的种种新兴知识论也即认知辨明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信赖知识论之变种，A. 古德曼（Goldman）的过程可靠辨明论（Goldman, 1979; 1994）。除此之外，或然辨明论（Pollock & Cruz, 1999）、恰当功能辨明论（Plantinga, 1993b）以及证据辨明理论（Feldman, 2003, 第4章；Conee & Feldman, 2004）乃三个值得瞩目的当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认知辨明理论。与此同时，许多认识论学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信念及信念辨明的伦理方面，即有关认知责任、认知义务、认知褒扬与责难、认知辨明的规范性、认知评价与伦理评价之间的关系等的讨论，以及关于道义辨明论（我们是否应基于认知责任、认知义务和认知褒扬与责难来理解、定义认知辨明）的争论。进入当代后期的近10年，伴随哲学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与语言学转向第二浪潮的兴起，认知语境主义（epistemic contextualism）进入认识论舞台，成为认识论学者讨论、争辩的热点之一（详见第5节）。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代认识论中有关知识与认知辨明理论之树枝叶繁盛，令人眼花缭乱，但有一主干贯穿于当代知识理论和认知辨明理论的发展的始终，即认知内在论与认知外在论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上种种知识理论以及认知辨明理论均围绕认知内在/外在论之争展开，成为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基本导向。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各种外在知识论和外在认知辨明理论（诸如因果知识论、信赖知识论、过程可靠辨明论、恰当功能辨明论）的兴起，当代认识论经历了一个外在论的转向。经近30年的讨论与争辩，认知内在/外在论之争至今仍方兴未艾，仍为当代认识论的焦点话题之一（详见第1节）。

盖梯尔难题对知识与认知辨明的质疑重新燃起人们对认知怀疑论的关怀。如何恰当表述、解释认知怀疑论的核心命题，以及如何有效地回应、反驳认知怀疑论的挑战，始终是当代认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一方面，众多认识论学者根据当代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就认知怀疑论的核心

命题加以重新阐释，诸如无差异证据难题、基于认知闭合原理之上的常识知识悖论和彩票悖论。另一方面，以上述及的许多当代新兴知识理论与认知辨明理论的提出之主要动机旨在回应认知怀疑论对知识与认知辨明可靠性的质疑，譬如认知语境主义以及无限辨明论对认知怀疑论的新回答。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当代认识论的触角远远超出以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领域。植根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沃土，当代认识论横向与当代自然科学（认知学、人工智能、生物进化论）以及其他相关社会学科（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理论）相互渗透（Goldman, 2002），纵向与其他当代哲学领域（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女性主义哲学、逻辑学）相互贯通，提出了许多认识论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开辟出多片认识论研究的处女地，诸如：自然化认识论、社会认识论、女性主义认识论、证词认识论、模态认识论、进化认识论。

纵观当代认识论之发展，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难怪著名认识论学者D. 普里查德（Pritchard）感叹，“时下认识论正经历着一个复兴时期”（Pritchard, 2004: 604）。与其他时期认识论本身的发展或与同期其他哲学学科相比较，过去30~40年间认识论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其理论转换之快，常常使人疲于追随之后；其新颖理论之多，常常使人迷失于其密林之中。以上概述仅见一斑，我亦无意在此一短文中述及全貌。本章仅旨在讨论当代认识论近10年左右（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以下称为当代后期认识论）的进展。即使如此，我们也无法涉及当代认识论所有重要领域的主要进展。以下我们将着重讨论当代认识论的主干近10年来主要发展趋势以及最新理论贡献，其中包括：温和基础主义的兴起及发展（第2节）；对认知怀疑论的最新表述及回应（第3节）；认知无限辨明论（第4节）；认知语境主义的兴起及当代认识论的语境转向（第5节）；德性认识论（第6节）。

1. 理论背景

要对当代后期认识论有一全面清晰的了解，我们须熟知其理论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当代认识论早中期（20世纪70—90年代初）的理论发展状态。为此，我们以下仅就本时期中某些理论发展作一背景性的简要介绍。

1.1 经典认识论与盖梯尔难题

认识论学者通常将知识划为三种类型：命题知识、亲知和操作知识。命题知识乃认识论讨论的主要对象，包括知觉知识、概念知识、逻辑知识、自我体验知识、先天与后天知识。尽管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们确实知道众多命题，但如何定义知识成为认识论的一个难解之谜。自柏拉图以来的经典认识论的回答似乎简明扼要：

经典知识定义：认知者 S 知道一命题 P 当且仅当 (i) S 相信 P (信念条件)；(ii) P 为真 (真值条件)；(iii) P 得以认知辨明 (辨明条件)。

此一知识定义历来为人们视为毋庸置疑的经典。然而，盖梯尔发表于 1963 年的一篇短文 (Gettier, 1963) 一石激浪，打破了经典认识论的概念框架，彻底改变了认识论的现状与发展。盖梯尔举出经典知识定义的几个反例，以证明并非所有得以辨明的真实信念必为知识。其中一反例如下：史密斯知道其办公室同事纳嘎特开一辆福特轿车，曾亲眼目睹纳嘎特显示的其福特车主证明，且知道纳嘎特平常为人诚实可靠。据此，史密斯具有如下得以辨明之信念 $B(P_1)$ ：史密斯的办公室同事纳嘎特拥有一辆福特轿车。根据演绎逻辑，史密斯由 P_1 推出命题 $B(P_2)$ ：史密斯的某一办公室同事拥有一辆福特轿车。史密斯后来发现纳嘎特撒了谎，他并不拥有福特轿车。碰巧的是，史密斯的另一办公室同事海维特拥有一辆福特轿车，但史密斯全然不知这一事实。这样一来，尽管史密斯的信念 $B(P_1)$ 为假，但纯粹出于偶然，其信念 $B(P_2)$ 不仅为真，且得以辨明。于是乎，一方面，既然史密斯的信念 $B(P_2)$ 满足经典知识定义的三大条件，我们不得不承认史密斯知道 P_2 ；另一方面，既然史密斯的信念 $B(P_2)$ 为真纯出偶然，我们对“知道”概念的直觉把握告诉我们：史密斯并不真正知道 P_2 。

事实上，诸如此类的盖梯尔反例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花样翻新，它们均具有一共同形式：S 持有一虽得以辨明，但实际上为假的信念 $B(P)$ ，且 S 并不知 $B(P)$ 为假。S 进一步推知：P 的一逻辑推论 Q 必得以同等辨明。不为 S 所知的是，Q 碰巧为真。问题在于，尽管 Q 显然符合经典认识论的知识定义，但 S 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知道 Q。

1.2 认知闭合原理

盖梯尔难题基于如下认知闭合原理 (the closure principle)：

如果 (i) S 知道或辨明信念 B (P) (闭合前提)；(ii) S 认识到 P 逻辑蕴涵 Q；(iii) S 有效地由 P 推出 Q，并由此而相信 Q (闭合结论)，那么 S 同样知道 Q 或辨明信念 B (Q)。

读者将发现认知闭合原理已成为当代认知怀疑论的新型精锐武器，其在与怀疑论的争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何确切理解与对待认知闭合原理乃当代认识论的讨论热点之一，我们对此在后将有进一步的阐述。

1.3 认知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

我们在引言里提及，有关认知辨明性质的内在/外在论之争已成为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基本导向。此争论主要涉及认知辨明性或辨明条件 (在什么条件/状况下认知者的信念得以辨明) 与辨明者本人可直接把握的内在认知状态/过程之间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辨明者是否应对其信念辨明条件有直接的第一人称把握？或，信念辨明性是否完全由辨明者可直接把握的内在认知状态所决定？

辨明内在论：认知者 S 对其信念 B (P) 之辨明完全取决于 S 可直接把握的内在认知状态。

知识内在论：S 是否知道命题 P 完全取决于 S 可直接把握的内在认知状态。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可直接把握的内在认知状态”？首先，何为“内在认知状态”？对信念论者来说，它们为认知者可经内省而意识到的信念，包括理论信念 (“上帝存在”)，日常信念 (“人总是要死的”)，有关熟知物体的日常知觉信念 (“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本书”)，以及有关认知者现有的内在主观知觉经验的现象信念 (“我仿佛看见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本书”，“我明明记得桌子上有一本书”)。内在直接实在论者 (Pollock & Cruz, 1999, 第 7 章) 认为，除了信念之外，内在认知状态还应包括那些认知者不可经内省而主观意识到的内在知觉状态/过程

(如, 进化产生的内在感觉和认知机制)。其次, 何为“直接把握”? 在经典基础主义眼里, “可直接把握的”等同于“不可错的”。在其他认识论学者看来, “可直接把握的”意味着“可经内省而直接意识到的”。根据对此两问题的不同回答, 我们可将认知内在论划分如下。

最宽容的认知内在论当数状态内在论: 信念辨明性完全取决于辨明者的内在认知状态, 不论辨明者是否可意识(或直接把握)此内在状态, 也不论内在状态为信念或非信念。

较为苛刻的内在论为把握内在论: 信念辨明性不仅完全取决于辨明者的内在认知状态, 而且辨明者可(直接或间接地)把握这些内在认知状态, 并可清楚地意识到辨明条件是否得以满足。把握内在论包括两种常见认知内在论, 即, 信念内在论: 信念辨明性完全取决于辨明者可经内省而意识到之信念, 以及推理内在论: 如果 S 以 Q 为理由而辨明 B (P), 则 S 须至少就 Q 与 P 之间的推理或证据关系予以辨明。

认知内在论传统至少可追溯到笛卡尔以来的经典知识论和辨明论, 如, 经典知识概念、经典基础主义与融合主义。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 面临盖梯尔难题以及认知怀疑论的挑战, 许多认识论者认为病根在于传统的内在知识论/辨明观的局限性。认知外在论者否定内在论的辨明观和知识概念。在他们看来, 信念辨明性不完全由辨明者的内在认知状态所决定, 其他相关的客观外在因素(诸如, 辨明过程的可靠性、辨明者所处的具体环境)在认知辨明中同样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根据以上就认知内在论的分类, 我们有相对应的认知外在论: 状态外在论和把握外在论(包括推理外在论)。事实上, 为解决盖梯尔难题而出现的数种主要知识论和辨明论(因果知识论、信赖知识论、过程可靠辨明论、恰当功能辨明论, 等等)均属把握外在论。当代认识论似乎开始向认知外在论转向。认知内在/外在论之争仍方兴未艾, 已进入争论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围绕着通常称之为的“麦肯赛悖论”(McKinsey Paradox)展开。(Nuccetelli, 2003) 此争论的核心问题是, (思维)内容外在论是否与具有特殊主观地位的自我知识相容? 严格说来, 内容内在/外在论之争实属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所讨论的语意内在/外在论之争: 特定心灵属性(诸如信念内容)是否伴随认知个体所具有内在属性和结构。语意内在论给予肯定的回答, 而语意外在论否定之。既然认知状态(认知辨明过程、知识状态)即一特定心灵属性, 我们可将认知内在/外在论之争看做语意内在/外在论之争之特例, 或更确切地说, 前者乃后者在认识论中的延伸。

要理解认知内在/外在论之争之精髓及其与我们日常认知实践的关联, 我们须区别以下两种迥然不同的认知辨明模式: 主观/信念辨明与客观/命题辨明模式(此乃认识论学者称之为的“基础关系问题”)。日常经验告诉我们, 即使两个认知个体 S_1 和 S_2 面对同样理由 R (宗教信仰、政治倾向、个人爱好, 等等)和同样科学证据 E (化石、生物分类学、生物细胞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 等等), 处于同样认知环境 W, 具有同样信念 B (P) (如, 达尔文进化论为真), 但如果两人实际掌握和采纳的理由与证据不同, 或由理由/证据到结论 P 的推理过程不同 [假设 S_1 全然忽视 E, 其信念 B (P) 完全基于他最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S_2 像 S_1 一样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 但她的信念 B (P) 根据于科学证据 E], 则我们倾向于认为 S_2 的信念 B (P) 得以辨明, 而 S_1 的信念 B (P) 不得以辨明。然而, 从另外意义上讲, 我们又可以说, 既然两人的信念 B (P) 具有同样命题内容, 它们应具有同样辨明性。我们之所以常徘徊于这两种辨明直觉的理由在于, “得以辨明的信念 B (P)”有两种基本含义: 有时它指称“信念 B (P) 的命题内容 P 得以辨明”, 或简而言之, “得以辨明的命题 P”; 有时它指称“得以辨明的实际信念 B (P)”。有时, 我们的兴趣在于判断 S 是否辨明命题 P, 不论 S 是否实际上相信 P; 有时, 我们的兴趣在于判断 S 是否辨明实际信念 B (P)。此时我们不仅要知道 S 是否实际相信 P, 而且要知道 S 如何具体获得其信念 B (P)。因此, 即使 S 具备辨明命题 P 的充分理由, 但如果 S 的实际信念 B (P) 基于错误理由之上, 则 S 的实际信念 B (P) 不得以辨明。

一般说来, 假设 (i) 认知者 S (如 Smith) 在客观上具备辨明其信念 B (P) 的命题内容的充足理由/证据 E (即, E 不被 S 可获得的其他证据相抵消); (ii) 但 S 本人主观上不具有 E (S 没有意识到 E 的存在; 或由于条件限制, S 当时不能获得 E), 或者即使 S 在主观上具有 E, 但其实际信念并不基于 E, 而基于其他错误或不充足理由之上。在此情况下, 我们称 S (客观上) 命题辨明 B (P)。如果 S 不仅主观上具有 E, 并且以一恰当方式由 E 推出 P, 继而相信 P, 我们称 S (主观上) 信念辨明 B (P)。显然, 当 S 主观上辨明 B (P) 时, B (P) 之信念辨明性完全由 S 所具有的内在认知状态所决定, 即, S 所掌握的理由/证据 E 和 S 所清醒认识到的由 E 到 P 的推理过程, 此乃认知内在论之结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认为, 认知内在论采纳主观/信念辨明模式, 认知外在论采纳客观/命题辨明模式。认知内在论的主观/信念辨明模式

似乎更符合我们有关认知辨明的直觉。

2. 认知基础主义的回潮

2.1 基础主义的基本信条

众所周知，经典的阐明推理无限后退论证长期以来是认知怀疑论的核心论证之一。为有效阻止无限后退，认知基础主义持有如下两个基本信条：

(F1) 非推理/直接阐明的基本信念构成认知阐明和知识之基础。

(F2) 所有其他非基本信念的阐明最终基于它们与基本信念之间的逻辑或证据推理关系，即推理阐明。

问题在于，Q1：何为基本信念？Q2：基本信念以何种方式得以阐明？换句话说，如何理解阐明基本信念的非推理阐明？Q3：如何由基本信念推理阐明非基本信念？传统的经典基础主义与新兴温和认知基础主义对这些问题予以不同回答。

2.2 经典基础主义

根据自笛卡尔以来的经典基础主义，(CF1) 既然基本信念可被直接阐明，它们必须是绝对可靠的（不可错或几乎不可错的）。尽管我们不能在逻辑上完全排除现象信念为错之可能性，但比起日常知觉信念，现象信念为错之机会微乎其微。因此，基本信念只能是现象信念，不能为日常知觉信念。(CF2) 既然现象信念的内容乃特定的内在心灵状态，即，我们的内在知觉经验，阐明者可以直接领悟其现象信念。这种与知觉经验的特殊直接领悟关系使基本信念得以非推理/直接阐明。(CF3) 其他非基本信念（包括日常知觉信念）的阐明基于它们与基本信念之间的演绎关系。经典基础主义显然为阐明内在主义（信念内在论加上推理内在论）。

尽管基础主义从来不乏追随者，但长期以来它似乎总是“臭名在外”，被许多人视为认知阐明之死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典基础主义所面临的三大理论困境（Feldman, 2003: 55—66; Pryor, 2001:

100—101; DePaul, 2001, 序言): 其一，哲学家现已普遍拒斥不可错论，即使有关自我内在知觉经验的信念也不例外。其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形成可直接内在阐明的现象信念，更不用说我们几乎不可能有意识地基于现象信念去形成有关外在物体的日常知觉信念。这些都对基础主义所采纳的推理内在主义提出质疑。早期 L. 邦久 (BonJour, 1978; 1985) 曾提出一颇具影响的反内在基础主义之论证：根据经典基础主义所采纳的把握内在论，阐明者 S 为阐明其信念 B (P) (包括任何现象信念)，S 必须首先阐明 P 具有某种使其可能为真的特征 q。这样一来，既然 S 对 B (P) 的阐明基于 S 对其特征 q 的阐明之上，S 不可能就 B (P) 予以直接阐明。此论证表明，内在主义阐明观本身与直接阐明概念相矛盾，从根本上消除了任何信念得以直接阐明之可行性，既而彻底否定了基本信念存在之可能性。其三，尤为致命的是，经典基础主义的 CF2 实际上是极富有争议，并遭到普遍批判的经验给予原则 (the doctrine of the given, Sellars, 1956; Davidson, 1981): 现象信念（基本信念）由其与内在知觉经验（直接经验给予）之间的直接领悟关系而得以直接阐明。这一经验给予原则似乎面临如下悖论：(i) 我们的内在知觉经验本身或具有命题/概念内容，或不具有命题/概念内容。(ii) 假设知觉经验不具有命题内容。既然现象信念具有特定命题内容，那么知觉经验无法为现象信念提供阐明。(iii) 假设内在知觉经验具有命题内容，则知觉经验可在原则上为现象信念提供阐明。然而，既然知觉经验的命题内容尚需阐明，知觉经验本身的阐明状态便大为可疑，而不能成为阐明基本信念（现象信念）之最终基石。我们重新堕入阐明无限后退之窠。

2.3 温和基础主义的兴起

20 世纪末，基础主义从长期潜伏状态中走出来，重新显示其昔日的风采。基础主义重新受到青睐的理论背景大致有三。

第一，认知外在论的兴起指出一条与传统内在论不同的对基本信念予以外在直接阐明的方式，这为基础主义提供了避免上述推理内在论所面临困境之可行性。事实上，许多认识论学者逐渐认识到邦久类型的反基础主义论证只适用于极端内在基础主义 (Alston, 1989; Audi, 1993)。按照外在阐明观，当 S 具有一得以阐明的信念 B (P) (如，“我有双手”) 时，尽管 S 的信念 B (P) 须具备某种使其可能为真的特征 q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直接感觉经验是可靠的)，但 S 不必非得阐明其信

念 B (P) 具有 q。如此一来, 我们的日常知觉信念, 甚至我们的现象信念 (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可基于我们的内在知觉经验和其他外在因素 (如, 我们认知机制本身的可靠性) 而获得直接辨明。

第二, 根据心灵哲学的最新发展, 近年来许多哲学家对经验给予原则予以重新审视。当今许多概念主义者认为, 即使我们的内在知觉经验既不同于, 也不可还原为任何信念 (包括现象信念), 但它们确具有命题/概念内容: 你的知觉经验以一特定方式表征外在世界, 这一表征外在世界的特定方式就是你的知觉经验的命题/概念内容。与任何信念的命题内容不同的是, 我们的知觉经验的命题内容本身似乎不需要任何辨明, 但却可被用来辨明我们的知觉信念。如此, 当代基础主义者可择上述给予悖论的第二条路而行之, 从而避开其所面临的主要理论困境。

第三, 当代基础主义者逐渐意识到, 经典基础主义所信奉的基本信念不可错论以及由此而对基本信念的狭隘界定 (现象信念) 并非基础主义的两个基本信条 (F1 和 F2) 之题中应有之义, 也不符合基础主义的初衷, 即, 有效回答怀疑论的无限后退论证。

基于以上考虑, 温和基础主义 (modest foundationalism) 应运而生, 其对基础主义三大问题 (Q1—Q3) 的回答如下: (MF1) 基本信念为自然而然形成的信念。尽管现象信念 (如果我们可形成某些现象信念的话) 属于此类自发产生的基本信念, 其数量之少不足以构成知识与辨明之基础。构成基本信念主干的是我们有关熟知物体的日常知觉信念。(MF2) 尽管日常知觉信念是可错的, 偶尔需随经验而加以修正,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得以直接辨明。既然基本信念是自然产生的, 不涉及与其他任何信念的逻辑或证据推理过程, 如果它们能得以辨明的话, 它们的辨明必为直接辨明。多数温和基础主义者采纳外在辨明观, 对它们来讲, 基本信念的辨明取决于信念产生的客观条件与过程。譬如, 按照古德曼的过程可靠辨明论, 如果一日常知觉信念由一业经实践证明的、可靠的认知机制所产生, 即使辨明者对此认知机制毫无所知, 它依然得以直接辨明。(MF3) 非基本信念既可基于它们与基本信念之间的演绎关系, 又可基于它们与基本信念之间的归纳关系而得以辨明。

2.4 向经典基础主义回归

然而, 在邦久和 R. 富美顿 (Fumerton) 为代表的某些当代基础主义者看来, 温和基础主义似乎过于温和, 不能为知识和认知辨明提供坚固基础。譬如, 并非所有自发产生的信念可得以直接辨明。温和基础主

义必须给出何种自发产生的信念得以辨明的确切条件。如果辨明者所直接领悟的基本信念并非现象信念, 而是其具有的日常知觉信念, 甚至其所处的外在环境, 那么又如何理解外在物体、知觉经验以及知觉经验信念之间的辨明关系? 对内在论者来讲, 简单地声称此辨明关系取决于辨明者未必意识到的知觉经验信念形成过程并不能解决问题。有关知识和辨明基础的答案或许藏于经典基础主义之中,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拯救“过时”的经典基础主义核心信条 (CF2), 即, 基本信念之直接辨明由其与内在知觉经验之间的直接领悟关系 (经验给予原则) 所决定。富美顿指出, 理解直接辨明概念的关键在于恰当理解经典的直接领悟概念: S 直接辨明信念 B (P) 当且仅当 S 相信 P, 并且 S 亲知信念 B (P) 与事实 P (真理缔造者) 之间的对应关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著名的认知融合主义者邦久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放弃融合主义, 转向基础主义, 试图重新建构一个内在论的、以一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给予原则为基石的经典基础主义 (BonJour, 1999; 2001; 2004)。按照这一理论, 我们对关于外在世界特征的信念之辨明始于我们对现有意识状态 (以感觉意识为主) 的统觉, 进一步借助于先验推理由此内在统觉扩充到其他知觉信念。

3. 有关认知怀疑论的新争论

认知怀疑论对人类知识 (知识怀疑论) 以及认知辨明 (辨明怀疑论) 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认知怀疑论者认为, 我们或全然无知, 不具有任何真知 (整体怀疑论), 或即使我们可获得某类知识 (如数理知识) 或某些知识 (如“我现在很悲伤”), 但也知之甚少 (局部怀疑论)。与其他领域的怀疑论不同 (譬如, 伦理怀疑论者根本否认伦理事实和伦理真理的存在, 本体怀疑论者否定实体的存在), 多数认知怀疑论者并非存在怀疑论者; 他们并不否认事实、外在世界乃至真理的存在。我们之所以不具备或缺乏真知并非由于认知对象本身不存在, 而是由于我们或者 (i) 事实上根本不具备 (温和怀疑论), 或者 (ii) 受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而原则上不可能 (极端怀疑论) 获得关于这些认知对象的真知。

3.1 无差异证据难题

相信读者熟知种种认知怀疑论的经典论证, 诸如皮浪的无限后退论证, 笛卡尔的绝对确定性论证、错误可能性论证、无差异证据论证 (譬

如，梦幻论证、邪恶魔鬼论证、瓮中之脑论证），以及休谟的归纳论证。简而言之，认知怀疑论论证基于如下广泛接受的辨明条件（充足理由条件）：认知者 S 知道一命题 P（或 S 合理地辨明 P）仅当 S 具有接受 P 的充分理由 R 或证据 E。怀疑论者对任何给定辨明理由或证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其中以无差异论证最有潜力，也最受当代认识论学者的青睐 [事实上，众多当代早中期外在认知辨明理论（诸如：因果辨明论，相关选择辨明论、真值追溯论）之提出的主要动机旨在反驳形式各异的无差异证据怀疑论论证]，其核心命题如下：假设（i）S 面临两个互不相容的命题 P（如“我正在办公室用两只手打字”）和 Q（如“我栩栩如生地梦见自己正在办公室用两只手打字，但事实上我乃一无双手之瓮中之脑”）；（ii）S 知道 P（或合理辨明 P）基于 S 所具有的证据 E。为此，E 必须是 P 的结论性证据，即 E 不仅能充分地确定 P 为真（或充分地辨明 P），而且同时排除 Q 为真之可能（或不能同样充分地辨明 Q）。但如果当 S 知道 P 时所具有的证据 E_p 与当 S 知道 Q 时所具有的证据 E_q 相同，那么 E 便不可能为 P 的结论性证据。这意味着：

证据差异条件：为使 S 知道 P，S 知道 P 时所具有的证据 E_p 必须与 S 知道 Q 时所具有的证据 E_q 有所差异。

然而，瓮中之脑思想试验表明：

相等证据命题：无论 S 实际处于情形 P 或 Q（无论 P 或 Q 为真），从 S 的第一人称的角度看来，S 将（至少完全可能）具有毫无差异的同样证据 E： $E_p = E_q$ 。

如此，我们无法排除如下可能：S 所具有的证据 E 或在同等程度上支持 P 和 Q，或至少与 P 和 Q 相容。结论只能是：S 并不知道 P 或 Q！

充足理由条件无可争议。要解决无差异证据难题，唯一的出路在于，或拒斥相等证据命题，或质疑证据差异条件。前者为认知外在论所选路径，这是因为相等证据命题基于认知内在论的证据观：知识和认知辨明之证据乃认知者 S 所具有的主观内容，任何未被 S 所意识（未被 S 内在化）的客观因素，无论其是否事实上与 S 的认知判断相关，均不能成为 S 所具有的证据。认知外在论者否定这一内在证据观。既然获得知识和认知辨明之过程并非纯粹的内在心灵过程，S 是否知道 P 不仅取决

于 S 所具有的主观证据，而且取决于其他外在客观因素，譬如，获得知识和认知辨明过程本身之可靠性。因此，即使两人具有完全相同的信念和证据，如果二者所处的环境不同或采纳不同的辨明方法，则有可能其中一人知道 P 而另一人不知道 P。当然，并非所有认识论学者情愿遵循此一外在论之路而放弃知识的证据差异条件。T. 威廉姆逊（Williamson）另辟蹊径，对相等证据命题提出质疑。威廉姆逊认为，S 所具有的证据 E 即 S 具有的知识 K。如此，相等证据命题变成：无论 P 或 Q 为真，S 将具有同样的知识 K。然而，这一命题是否为真乃认知怀疑论者与其对立面相争辩的焦点，它不能作为怀疑论论证之前提（Williamson, 1997; 2000a; 2000b）。

3.2 常识知识悖论、彩票悖论和简单知识难题

读者也许纳闷：即使我们不能有效解决无差异证据难题，进而无法完全排除“吾乃瓮中之脑”的可能性，我们为何不可弃此难题于不顾，简单地信赖我们所自然生出的常识直觉，即，“吾并非瓮中之脑”？以下基于认知闭合原理的简单逻辑推理表明，此鸵鸟藏头之术并不能使我们躲开怀疑论的威胁：

- (1) S 知道一常识命题 P：“S 有两只手”逻辑蕴涵命题 H：“S 并非瓮中之脑”。
- (2) 根据知识闭合原理，如果 S 知道 P，则 S 知道 H（同样，根据演绎逻辑的换质换位法则，如果 S 不知道 H，则 S 不知道 P）。
- (3) 常识告诉我们，S 知道 P。那么，S 应该知道 H。
- (4) 然而，依据无差异证据难题，S 并不知道 H。
- (5) 于是，S 不知道 P。

此常识知识悖论实际为认知怀疑论无差异证据难题的自然逻辑延伸，它表明无差异证据难题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常识直觉信念：我们甚至无法知道我们是否有两只手？

不仅如此，常识知识悖论之谜更在于：如果我们知道任何简单常识知识，如 M：“这张桌子是红色的”，我们便应该知道许多我们通常不认为自己知道的命题，如，N：“这并非一张被红光照耀的白桌。”更有甚者，如果 S 知道 P：“S 有两只手”，则 S 便应该知道怀疑论的梦幻假设、邪恶魔鬼假设、瓮中之脑假设为假。难道认知怀疑论真的如此不堪

一击? 这即所谓的简单知识难题: 如果知识闭合原理成立, 那么我们可轻而易举地将我们的现有知识扩充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常识知识悖论基于我们通常具有的绝对性常识知识(知识源于直接知觉, 诸如, “我有两只手”)与具有一定概然性的怀疑论假设(瓮中之脑)之间的认知闭合关系。相类似的, 基于我们所具有的相对性常识知识(知识源于记忆, 经验、预测, 如, 命题 O1: “我将于这个周末与家人庆祝我的 50 岁生日”)与具有极小概率的情形(如, 命题 L1: “我或许在周末前会遇车祸而身亡”)之间的认知闭合关系, J. 豪色内(Hawthorne)构造出如下彩票悖论(Hawthorne, 2004a; 2004b):

(1) 收入微薄的 S 女士今天知道 O2: “她今年无钱到她梦寐以求的欧洲大陆旅游。”

(2) S 女士现手握一张六和彩彩票, 但她并不知道 L2: “她不会下星期中彩。”

(3) S 女士知道 O2 逻辑蕴涵 L2。

(4) 根据知识闭合原理, 如果 S 女士知道 O2, 则 S 女士知道 L2。相反, 如果 S 女士不知道 L2, 则她同样不知道 O2。

与常识知识悖论不同, 彩票悖论不基于大为可疑的怀疑论假设之上。相反, 其论证恰恰基于我们有关极小概率事件的常识信念。这是因为对于任一常识命题(如, 命题 O1, O2, 或命题 O3: “史密斯两小时前把车停路边”), 总有一相对应的彩票命题(如, L1, L2, 或 L3: “史密斯的车已被偷走了”)。即使我们不为怀疑论假设所动, 常识信念本身依然迫使我们滑入怀疑论泥坑。我们再不能简单地像 G. E. 摩尔(Moore)那样以常识为盾牌去躲避怀疑论。

消除常识知识悖论的常见策略有四(Schaffer, 2005): (i) 怀疑论者否定语句(3); (ii) 教条主义者拒斥语句(4); (iii) 认知语境论者企图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化解这一所谓悖论; (iv) 某些认识论者干脆直接向常识知识悖论与盖梯尔难题共有的理论预设——认知闭合原理提出挑战。以上策略(i)和(iv)显然可同样用来对付彩票悖论。但策略(ii)并不适合于彩票悖论。教条主义者可以拒斥语句(4), 但他们没有理由否定语句(2)。认知语境论策略(iii)似乎同样可用来化解彩票悖论。以上四种策略中, 后两种最有争议, 也最富有理论意义。稍后, 我们将在第 5 节专门就认知语境主义对怀疑论的反驳进行讨论。以下先

着重讨论有关认知闭合原理的争论。

3.3 关于认知闭合原理之争

认知闭合原理在当代认识论中的重要性至少有三: 其一, 该原理是常识知识悖论和彩票悖论所基于的核心原理。其二, 盖梯尔难题建立于该原理之上。其三, 该原理导致所谓的简单知识难题。为解决这些问题, 认知闭合原理自然成为以 F. 德莱茨克(Dretske, 1970; 2005)和 R. 诺齐克(Nozick, 1981)为代表的某些认识论学者的攻击对象。我们的日常知识(如, J: “约翰吃掉了所有的点心”)蕴涵许多“重量级命题”(如, Z1: “其他心灵存在”; Z2: “客观物质存在”; Z3: “过去为真”)。德莱茨克指出, 正如无差异证据难题表明, 既然我们不能获得这些“重量级命题”为假的结论性证据, 我们无法声称知道这些“重量级命题”。于是, 我们面临如下三难境地:

(1) 我们具有众多寻常知识。

(2) 我们无法知道寻常知识所蕴涵的“重量级命题”。

(3) 认知闭合原理: 如果我们具有寻常知识, 并且知道寻常知识蕴涵某些“重量级命题”, 则我们应该知道这些“重量级命题”。

德莱茨克认为, 除非我们情愿向认知怀疑论缴械投降, 否定(1)或(2)的代价远远超出否定(3)之代价。我们别无选择, 只好放弃认知闭合原理。(Dretske, 2005)

然而, 多数认识论者认为, 为阻击怀疑论而摒弃认知闭合原理正如倒脏洗澡水时将孩子一起倒出, 弊大于利, 得不偿失。豪色内(2005)指出, 如果认知闭合原理不成立, 那么我们将被迫放弃许多相关的显然易见的认知规则, 譬如, 如果 S 知道命题 P 和 Q 之合取, 并且知道一合取命题逻辑蕴涵其任一合取项, 则 S 应当 P 或 Q。此外, 豪色内发现德莱茨克有关“重量级命题”的判断(2)并非完全成立。对某些“重量级命题”, 我们可以具有结论性证据。譬如, 尽管我确实不具有知道“我不是瓮中之脑”的结论性证据, 但我可具有知道如下合取命题的结论性证据: “我现在头痛, 而且我不是瓮中之脑。”

认知闭合原理的确符合我们的认识论直觉而值得保留。但豪色内对认知闭合原理的辩护不尽如人意。为了给予认知闭合原理令人信服的辩护, 我们需要建构出一种知识理论, 其既可有效地阻止认知怀疑论, 又

可保留认知闭合原理。然而，现有的各种知识论，包括语境论和豪色内的主体敏感语意不变论，均不能成功地回答认知怀疑论的挑战 (Dretske, 2005)。核心问题在于：认知闭合原理是否必然导致常识知识悖论和彩票悖论而迫使我们接受怀疑论结论？这完全取决于如何恰当表述认知闭合原理。事实上，如果我们能正确界定其所含要素（如，何为“信念之辨明”、命题辨明或信念辨明？何为“闭合对象”，信念、辨明的信念、辨明的真信念或辨明的假信念以及知识？），恰当限定其闭合逻辑关系（如，何种逻辑关系存在于支持闭合前提的理由与支持闭合结论的理由）与适用范围（单一前提闭合或多前提闭合），认知闭合原理便不能被怀疑论用作攻击常识知识的逻辑跳板。不仅如此，一适当表述之认知闭合原理将有助于解决盖梯尔难题和简单知识难题。

3.4 如何与认知怀疑论周旋？

如何回应认知怀疑论的挑战历来被认识论学者视为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值得指出的是，近些年有关认知怀疑论的争论呈现疲软趋势。这不仅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我们无法最终摆脱怀疑论的阴影，而更是由于许多认识论学者逐渐意识到，我们所赋予己任的反怀疑论战役本身毫无取胜之可能。这是因为认知怀疑论不仅仅质疑我们的信念，而且质疑我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如此一来，我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怀疑论予以反击的任何认知基础。另外，根据通常哲学论证辩护之常规，为证明怀疑论的结论之正确，怀疑论者本应首先指定知识及信念辨明所必须满足的特定条件（如真值条件、绝对确定性），并进一步证明我们为何没有或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然而，此并非认知怀疑论者所采取的策略。首先，认知怀疑论者通常拒绝给出特定知识及辨明条件。其次，即使怀疑论者接受一特定知识或辨明条件，他们也无须正面论证我们绝对不能满足这一知识或辨明条件。认知怀疑论者赋予自己的任务相当有限：他们只需对一知识及辨明条件的可满足性提出质疑，即指出此条件有无予以满足的可能性。这是由于认知怀疑论者无意，也无须正面证明一信念为假，一给定认知辨明不合理，或一既定知识非真；相反，他们只需证明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可能为假，一认知辨明可能不合理，或我们所声称的知识可能非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认识怀疑论者局限其论证于模态逻辑的范围之内，并娴熟地利用可能性概念去抵制与知识及认知辨明相关的必然性概念。这就是为何在与认知怀疑论的长期争辩中，怀疑论总占上风，常给人道（认知辨明理论）高一

尺、魔（认知怀疑论）高一丈之感。看来，为在与怀疑论的争论中占上风，我们不能让怀疑论牵着鼻子走。我们必须改变对怀疑论的基本态度和策略：认识论之基本使命在于理解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而不在于去证明认知怀疑论为假。我们知道，也完全有充分理由设定怀疑论为假，我们只需要解释为什么它为假。

4. 认知无限辨明论

4.1 走出基础主义和融合主义

为躲避认知怀疑论设下的无限后退陷阱，我们似乎只有四条出路：其一，追随认知基础主义，最终停留在某些无须推理辨明的基本信念；其二，转向认知融合主义，被迫饮下循环辨明之苦酒；其三，放弃认知辨明的可能性，向怀疑论缴械投降；其四，迎刃而上，取无限后退论证为己所用，接受无限辨明为一合理的辨明方式。基础主义和融合主义历来为最受欢迎的两种辨明方式，而无限后退推理一直被视为认知辨明的死胡同。然而，近年来 P. 克莱恩 (Klein) 反常道而行之，提出独具见解的认知无限辨明论，开辟出一条无限辨明之路：即使一认知辨明过程永无止境，知识或认知辨明依然可能。

为辩护其认知无限辨明论，克莱恩首先摒弃基础主义和融合主义。克莱恩对基础主义和融合主义之批判基于如下三条设定：

(1) 假设基础主义或融合主义正确，则我们应可用二者之一辨明我们的信念，而不导致无限后退辨明过程。

(2) 任一合理的认知辨明方法/过程必须避免辨明任意性（声称一信念得以辨明，但不给任何理由）和辨明循环怪圈（用结论去辨明前提，或用未经充分辨明的理由为辨明前提）。

(3) 任何时候当基础主义者或融合主义者声称，他们根据一认知特征 C（如，直接知觉，一致相容性）辨明一信念，我们总可以诉诸如下元诘问：为什么一具有认知特征 C 的信念更有可能为真？

如果基础主义者不能回答我们的元诘问，他们犯有辨明任意性之过；如果以一未经充分辨明的理由来搪塞，他们有堕入辨明循环怪圈之嫌。因而，面对我们的元诘问，基础主义者只有一条出路：接受无限辨

明过程。认知融合主义面临同样命运。

4.2 无限辨明之路

问题在于，认识论学者之所以长期以来忌讳无限辨明方式乃出于如下设定：具有有限认知能力的认知者无力完成一无限推理过程。既然认知辨明取决于可实际完成的推理过程，无限辨明似毫无出路。就此驳难，克莱恩有如下回应。第一，我们或许确实不能实际上构造出一无限延伸的辨明推理链条，但我们完全有能力就无限多前提中的每一个前提，构造出无限多论证中的每一个论证。这种辨明能力，而非实际辨明操作，足以满足我们辨明无限多命题之需要。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具有无限多的辨明信念，尽管其中的众多信念存在于我们现有意识之外。譬如，我们有如下无限长的得以辨明的数学信念链：2 大于 1，3 大于 1，4 大于 1……直至无穷。第二，认知无限辨明论并不要求每一信念必须实际上同时被无限多信念所辨明，它只要求对于任一辨明一信念的理由，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不同的、潜存的新理由。由此，认知无限辨明论认为：(i) 由潜存的不同理由组成的无限后退辨明推理链条不仅可能，而且是信念之充足辨明的必要条件。(ii) 在接受无限辨明为信念之充足辨明的必要条件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能满足于临时辨明的信念，即根据我们现有的理由，那些与其他信念相比较更具有说服力的信念。

与认知融合主义和认知怀疑论一样，克莱恩的无限辨明论采纳推理辨明观。认知推理辨明基于如下推理辨明原理：

认知者 S 可辨明其信念 B (P) 当且仅当 (a) B (P) 基于理由 E 之上；(b) S 可辨明 E；(c) S 可辨明 E 和 P 之间的推理关联 (即，或 E 逻辑蕴涵 P，或 E 增加 P 为真的概率)。

以上命题 (c) 的正确性大为可疑，成为推理内在论最具争议的命题之一，被多数认识论学者所拒斥。此外，认知推理辨明观根本否定非推理辨明的可行性。然而，认知温和基础主义再次提醒我们非推理辨明之可行性和必要性。基础主义完全可以用某些直接或先验可知的认知原理 (如直接知觉经验) 回答克莱恩的元诘问而终止无限后退。最后，无限辨明论之致命弱点在于，即使它可合理化通常的辨明推理无限后退，却无法避免另一更深层无限后退，即，辨明概念无限后退。取无限辨明

论的元诘问策略之他山之剑而用之，我们有权追问：如何辩护推理辨明观本身？除非无限辨明论能够回答这一有关推理概念之元诘问，它依然面临无限后退的威胁和困惑。

5. 认知语境主义

5.1 认知语境主义的基本命题

严格说来，(哲学) 语境主义 (contextualism) 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而是始于 20 世纪中叶英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的一个哲学相对主义派别，其理论根源可追溯到 J. L. 奥斯汀 (Austin, 1946) 和 L. 维特根斯坦 (1969) 的语言哲学。按照 (哲学) 语境主义，信念的语言学、认识论或伦理学特性 (如，意义、指称、真理、知识、辨明、道德对错等等) 与语境相关，随语境而变。作为 (哲学) 语境主义在认识论中的发展与应用，认知语境论之雏形已在 A. 古德曼和德莱茨克等人的认识论理论中初见端倪，但仅在近 10 年里在 D. 刘易斯、L. 德罗斯 (DeRose) 和 S. 柯亨 (Cohen) 手中趋于成熟，逐渐成为当代认识论中最具革命性的重要理论发展之一。

认知语境论源于我们的日常直觉：一信念 B (P) 的认识论性质或状态，如，B (P) 是否得以辨明或为知识，取决于特定的语境因素。尤其是，当一知识断言是否为真对我们至关重要时，我们往往倾向于提高认知标准。以我们曾使用过的例证 (4.2) 为例。假设史密斯两小时前把车停在路边。他的朋友约翰由此断言：“史密斯知道他的车现在停在路边。”此断言语句是否为真取决于特定语境 (或约翰断言时的语境，或史密斯本人所处的语境)。首先，假设约翰或史密斯不清楚本街区的治安状况。如果史密斯的妻子问：“你知道你的车在哪儿吗？”史密斯回答：“停在路边。”我们在此情形下倾向于认为约翰的断言为真 (或，史密斯的回答得以辨明)。其次，假如约翰 (或史密斯) 知道史密斯停车的街道经常丢车，一巡警前来调查一汽车被盗事件。当史密斯的妻子追问史密斯：“你知道你的车在哪儿吗？”如果史密斯依然回答：“停在路边”，我们则显然不情愿认为约翰的断言为真 (或，史密斯的回答得以充分辨明)。准确地说，假设一认知判断者 J (如约翰) 在时刻 t 断言一语句 JP：“认知主体 S 的信念 B (P) 得以认知辨明”或“S 知道 P” (如，“史密斯知道他的车停在路边”)，JP 即通常所说的“知识/辨明赋

予语句”。按照认知语境主义：

知识/辨明赋予语句 JP 的真值条件或 (i) 取决于认知主体 S (在时刻 t) 所处的特定语境 SY, 或 (ii) 取决于认知判断者 J (在时刻 t) 所处的特定语境 JY。

这是因为认知语境主义认为, 认识论概念“知道”/“辨明”(或知识/辨明赋予语句之真值) 的语意标准(何为“知道/辨明”; 何为“真”) 随语境而变。一知识赋予语句 JP 可在一种对话语境下为真, 但可在另一对话语境下为假。既然通常 SY 不同于 JY, 据其对语境鉴定之不同, 认知语境主义可被进一步划分为赋予者(第三人称)语境主义(以刘易斯、德罗斯和柯亨为代表, 以下简称“语境主义”)和主体(第一人称)语境主义[以 M. 威廉姆斯(Williams, 1991; 2004b)的语境论为标志, 以下简称“语境主义 S”]。在语境主义看来, 除了在自我断定知识的情况下, 认识论概念“知道”的语意标准(或知识/辨明赋予语句 JP 的真值)完全由认知判断者的语境所决定, 而全然与认知主体 S 的语境无关。相反, 在语境主义 S 看来, “知道”的语意标准全由认知主体的语境决定。语境主义 S 似乎并无多大争议, 为许多认识论学者所接受。近年来以语境主义最富有争议, 也最为流行, 也是我们以下所讨论的重点。

问题在于, (1) 什么因素引起认知判断者的语境变化? (2) 认知判断者的语境又如何确定“知道/辨明”或知识赋予语句之语意标准? 为理解语境主义的回答, 我们需简单回顾一下德莱茨克(1970; 1981b)的相关可能性知识论: 认知主体 S 知道 P (在时刻 t) 仅当 S 能够排除所有与 P 相关的不相容可能世界 Q (relevant alternatives: 一可能世界 Q 与 P 不相容当且仅当 P 在 Q 中为假)。在所有与 P 不相容的可能世界中, 只有一小部分与 P 相关。一与 P 的不相容可能世界是否与 P 相关取决于特定认知环境(如, 是日常对话还是哲学讨论)。譬如, 在正常语境下, 对约翰来讲, 车子已被盗并非值得考虑的的相关的不相容可能世界。但当巡警前来查询时, 车子可能已被盗乃成为非得考虑的的相关的不相容可能世界。

语境主义对问题(1)的回答是: 认知判断者 J 的语境完全由对话特征 E 决定, 并且随对话特征的变迁而变换。一语境之对话特征 E 由与 P 相关的一组不相容可能世界 $\sum_i Q_i$ 构成。根据 D. 刘易斯提出的

“注意规则”, 只要 J 注意到并认真考虑一与 P 不相容的可能性 Q (如怀疑论的可能性), 则 Q 便自动地成为与 P 相关的不相容可能世界。具体地说, 在日常对话语境中, 对 J 来讲, 怀疑论假设不是相关的相容可能世界; 相反, 在讨论怀疑论的语境中, 怀疑论假设乃相关的相容可能世界。只要 J 开始认真考虑怀疑论的可能性, 则对话双方立刻离开日常语境, 进入怀疑论语境。相对应的, 按照语境主义, (2) “知道”的语意标准由 J 面临的与 P 相关的一组不相容可能世界 $\sum_i Q_i$ 所决定。具体地说, JP 在一语境 JY 中为真当且仅当: (i) 在 JY 中, $\sum_i Q_i$ 为与 P 相关的不相容可能世界; (ii) S 的证据足以排除 $\sum_i Q_i$ 。如果 J 在一语境 JY1 中(如, 史密斯在巡警到达后与其妻子的对话)面临的 $\sum_i Q_i$ 的范围(如, 车被盗的可能性是一个相关的相容可能世界)远远超出其在另一语境 JY2 中(史密斯在巡警到达前与其妻子的日常对话)面临的 $\sum_i Q_i$ 的范围(如, 车被盗的可能性不是一个相关的相容可能世界), “知道”的语意标准将会大大地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对 J 来讲, 同一语句 JP (如, “史密斯知道他的车现在停在路边”)在语境 JY2 中为真, 而在语境 JY1 中为假。

5.2 对怀疑论的语境分析

认知语境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知识/辨明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 它似乎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避开认知怀疑论陷阱之路, 尤其是颇为棘手的常识知识悖论和彩票悖论。事实上, 此乃认知语境论颇受许多认识论学者瞩目的重要原因。就常识知识悖论而言, 直觉告诉我们, 一方面, 我们确实具有许多常识知识, 诸如, “S 有两只手”; 另一方面, 我们又的确不能完全排除认知怀疑论的“S 乃瓮中之脑”之假设。并且, 放弃知识闭合原理又得不偿失。认知语境主义试图取一石三鸟之功效: 既保留知识闭合原理, 又能有效回应怀疑论对常识知识的挑战, 还能恰当解释怀疑论所具有的直觉感召力。具体说来(参见 3.2), 在语句(3)所描述的日常语境中, 怀疑论的“S 乃瓮中之脑”假设并非一个相关的相容可能世界。要知道“S 有两只手”, S 不需要排除这一假设。因此, 在此语境中, “知道”的语意标准相对要低, 我们可断言 S 知道她有两只手。但在语句(4)和(5)所描述的元认识论语境中(如在讨论认知怀疑论的哲学课堂里), 怀疑论假设是一个相关的相容可能世界。要知道“S 有两只手”, S 必须排除这一假设。在此语境中, “知道”的语意标准已大大地提高。既然 S 不能排除此可能性, 我们不

可断言 S 知道她有两只手。换句话说,由于语境变迁,语句(3)中“知道”与语句(4)和(5)中的“知道”含义相异。如此,语句(3)、(4)、(5)之逻辑组合并不构成逻辑悖论。上述语境分析方法可同样应用于彩票悖论:一方面,当我们涉及彩票命题时,我们将会采纳较高的认知标准。在此高标准认知语境下,语句“S 女士知道 O2”和“S 女士知道 L2”同时为假。另一方面,当我们谈论 O2 之类的常识命题时,我们将会采纳较低的认知标准。在此低标准认知语境下,语句“S 女士知道 O2”和“S 女士知道 L2”往往可能同时为真。

5.3 面临的困难和出路

正如任何具有革命性的哲学理论一样,语境论面临其特有困难而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以下仅举数例。

第一,语境主义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是关于其反怀疑论策略之有效性问题。按照语境主义,我们可在日常语境中否定怀疑论设定,从而具有怀疑论为假和常识知识为真的元知识(基于知识闭合原理)。然而,即使在所谓的日常语境中,上述元知识本身并不能得以充分辨明。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在日常语境下)声称怀疑论为假,怀疑论设定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相关的不相容可能世界,我们就立刻提高“知道”的语境标准。根据语境主义的逻辑,在此高标准认知语境下,我们并不知道怀疑论为假,因而不具有熟知的常识知识。这证明具有低认知标准的日常语境是不稳定的,随时可滑入具有高认知标准的怀疑论语境。如此,与语境论者所声称的恰恰相反,通过认可具有高认知标准的怀疑论语境之存在,语境主义已经对怀疑论作出决定性的让步,而无力回应其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颇为困惑的认识论学者感叹到:“如果认知语境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怀疑论的方案,那么怀疑论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第二,即使语境主义可设法稳定日常语境而使我们保持常识知识,它依然面临日常语境与怀疑论语境变换问题。一方面,语境主义者所着重解释的是如何由日常语境向怀疑论语境升级,但未能充分解释如何从怀疑论语境回归到日常语境。没有这一向日常语境之回归,任一曾考虑过怀疑论可能性的认知者将无法重新获得他的常识知识(Pritchard, 2001)。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会仅仅由于某人谈及怀疑论设定之可能性而突然离开日常语境,跨入怀疑论语境,继而被剥夺原所具有的一切常识知识。这种语境转换既不现实,又违背我们的认知直

觉。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怀疑论之真假非要由语境来决定?如果怀疑论为假,不论是在哲学课堂或在百货商场,它难道不总是为假吗?(Dretske, 2004)

第三,既然语境主义是一种有关知识赋予语句的语意学理论,它应属于语言哲学的研究领域,而非认识论领域。因此,语境主义应建立在牢固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分析基础上,最起码不应违背语言数据。然而,语境主义对语境转换的分析与预测并不能得到语言数据的支持。如果某人仅仅根据对话要素和语境而改变他的知识赋予语句断言,我们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称职的断言者。另外,事实上,Gricean 语言哲学早已对“知道”的语意随语境而变的现象予以语言学解释:一个断言 D(如,“我有双手”)会由于对话语境转换(如,从日常对话语境到怀疑论语境)而失去其原有断言内容,变成不可断定的语句,尽管 D 的真值并不改变。这或许是因为在新对话语境里, D 含有不同的对话蕴涵(怀疑论为假),且此对话蕴涵在新语境中不成立。因此,随语境而变的不是(如语境论者所声称)“知道”的语境标准,而是相对应的知识赋予语句的命题内容。

值得指出的是,语境主义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即,认知语意不变论(semantic invariantism),尤其是豪色内(2004a)与斯坦莱(2004)的主体敏感语意不变论(subject-sensitive invariantism,以下简称 SSI)。按照语意不变论,“知道”的语意价值和标准不随语境而变。豪色内在其被广泛讨论的 2004a 中详尽剖析、讨论、批判语境主义解决彩票悖论的策略及其种种认知语意不变论对彩票悖论的解决方案,发现它们都面临困难,不能有效地化解彩票悖论。他既而把认知语意不变论与语意语境主义相结合,提出 SSI: 认知主体(而非认知判断者)所处的实际认知环境(如日常对话或哲学讨论)及他特有的显要主体要素(如他所具有的特定认知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到他的知识状态。尽管我们通常确实知道彩票命题(如命题 L2)所隐含的日常命题(如命题 O2),但某些特有的实际环境和显要主体要素会使得他失去原有的知识。SSI 支持者指出,我们的日常语言证据至少给予 SSI 和语境主义同等支持。语境主义必须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选择语境主义,而不是 SSI。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以及 SSI 的挑战,语境主义者进一步改进与发展语境论,并对种种批判予以反驳。语境主义的批评者自然也不甘示弱,发起一轮轮新的攻击。目前双方正你来我去,处于胶滞状态。譬

如,接受来自 SSI 和其他学者对语境论之语言学基础的挑战, K. 德罗斯最近论证,语境主义完全与语言哲学中的“日常语言”传统相一致。不仅如此,与 SSI 及其他竞争理论相比,我们的日常语言实践和数据对语境主义提供更好的支持。(DeRose, 2005) S. 柯亨(2004a; 2004b; 2005) 近来就豪色内对语境主义的批判予以反驳,并对豪色内的 SSI 提出质疑,得出语境主义优于 SSI 的结论。威廉姆逊(2005b)发现语境主义和 SSI 均不尽如人意,而提出非敏感语意不变论(insensitive invariantism)取而代之。

语境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对怀疑论作出太大的妥协让步。导致这种妥协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语境主义承认怀疑论假设在日常语境下的可理解性及合理性,以及具有高认知标准的怀疑论语境之存在;其二,在语境主义手中,语境及语境变换主要由对话特征所决定,乃至于一对话者提及怀疑论的可能性,会话语境即可突然转变。问题在于:(1)怀疑论是否在日常语境下为一合理假设而可被理解?(2)我们是否应当承认具有高认知标准的怀疑论语境?(3)语境及语境变换真的由对话特征所决定,随对话者的认知状态不同而转变?

就问题(2)而言,许多认识论学者认为,最有效的反怀疑论策略不是像语境论者那样,认可高认知标准的怀疑论语境之存在。相反的,我们应该干脆拒绝接受高不可攀的怀疑论认知标准,顶住滑向怀疑论语境之诱惑,在任何语境下,均以较宽松的认知标准来评价我们的知识赋予语句。至于问题(1)和(3),维特根斯坦早有答复。(Wittgenstein, 1969)按照维特根斯坦语境主义,任何认知会话(不论是日常会话或哲学会话)均以一个特定的超认知框架为其预设背景。一个认知会话只有在与其适应的超认知框架进行才有意义,否则会变得无法理解。在日常对话语境中,某些常识经验命题(诸如,“这是一只手”)属于日常对话所预设的超认知框架之一部分,其正确性不容置疑。对这类经验命题提出质疑意味着选择一个全然不同的超认知框架,从而进入一个不同类型的语境(或语言游戏)。因此,维特根斯坦怀疑这些常识经验命题可成为适当的怀疑论对象。近来威廉姆斯等认识到,如果语境主义以有效阻击怀疑论为己任,其真正出路恐怕在于重新回到维特根斯坦语境主义。(Williams, 2004b)根据这类新维特根斯坦语境主义,确定认知标准的语境并非对话特征,而是隐含的理论预设。相应的,日常语境与怀疑论语境之区别不在于由于对话特征不同而带来的认知标准的升高或下降,而在于各自所携带的不同理论预设。由于怀疑论元语境的理论预设的存

在,怀疑论不仅仅提高了认知标准,而且彻底改变了谈话主题。怀疑论所研究的不再是常识知识,而是本知识(knowledge as such)。然而,在威廉姆斯看来,基于抽象的、与人类生活和兴趣毫无关联的怀疑论元语境的理论预设之上的怀疑论工程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6. 德性认识论

6.1 德性认识论的兴起

为摆脱盖梯尔难题带来的知识概念危机,当代认识论学者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对知识概念所蕴涵的认知辨明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和界定。认识论主流沿袭传统的信念论途径,以信念为认知评价的基本分析对象,试图鉴定辨明信念及其形成过程所应具有的一些性质或特征(如恰当功能、可靠性、相关可能性等等)。据此思路,认知主体的个人思维特征与其信念是否得以辨明并无必然联系。近三四十年来出现的大多数新型知识论(诸如,因果知识论、相关可能性知识论、可取消性知识论、非假设定知识论、信赖知识论)及认知辨明理论(如,过程可靠辨明论、或然辨明论、恰当功能辨明论、证据辨明理论)均沿袭这一信念论辨明途径。然而,这些认知辨明理论逐渐变得像后期托勒密天文理论一样烦琐,当代认识论似乎变成哲学家手中的智力游戏,越来越远离我们的日常认知实践。(Roberts, 2007: 3—31)尽管如此,它们仍不能有效地消除我们面临的知识危机,类似盖梯尔难题的反例层出不穷,以至于任何新型辨明理论的出现立刻被淹没在反例的海洋之中。此外,由于信念论辨明途径鉴定认知辨明为信念之特征,这使得基础论与融合论之争、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以及规范认识论(normative epistemology)与自然化认识论之争步入死胡同,变成难以解开的死结。

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些认识论学者开始意识到问题或许在于以信念为认知辨明对象的传统的信念论途径。与此同时,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在上世纪末重新振兴,许多伦理学家开始由以行为为伦理评价对象的道义伦理学向以行为者(的道德品行)为对象的德性伦理学(virtue-based ethics)回归。深受德性伦理学启发,以 E. 绍塞(Sosa)、L. 赞格泽比斯基(Zagzebski)为代表的认识论学者提议在认识论中实现相类似的转向,即,由以信念为认知评价基本对象的信念论途径(belief-based epistemic theory)转向以认知者的理智德性为基本对

象的德性认识论 (agent-based epistemic theory: virtue epistemology)。按照德性认识论, 认知主体的理智德性 (intellectual virtue, 简称智德) 与信念辨明和知识获得密切相关。既然信念乃认知主体的智德之产物, 智德, 而非信念本身的特征, 应为认知评价的基点, 信念辨明性只是其衍生物。正如一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行为主体的伦理德性, 一信念是否得以辨明 (或为知识) 取决于认知主体赖以形成该信念的智德。

6.2 何为智德: 从智能到智性

一般说来, “德性”指称主体所具有的某种优良品质或特性。在认识论领域, “智德”指认知主体所具有的有关认知辨明和知识的, 且通常与获得真理密切相关的优良品质或特性。至于何为智德的具体内容, 德性认识论学者说法不一, 如何界定智德成为德性认识论内部激烈争论的热点之一。总括而言, 时下流行的主要有两种智德模式: 认知能力模式 (简称智能模式) 与认知性格模式 (简称智性模式)。前者是对“德性”的广义功能解释, 后者显然直接效法德性伦理学中沿用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概念。

最早出现的较为成熟的德性认识论当数 E. 绍塞的德性视境论 (virtue perspectivism)。按照绍塞, 智德指天生的或后天获得的, (i) 可靠的, (ii) 导向真理的, 形成信念的智能, 诸如, 直觉理性、内省、准确知觉、可靠记忆、恰当推理等等。相应的, 认知辨明可被定义为:

认知主体 S 的信念 B (P) 得以辨明当且仅当 B (P) 由 S 的智德所产生。

绍塞 (1980b; 1981; 1985a) 认为, 与信念论辨明途径相比, 基于智能模式之上的认知辨明框架至少具有如下两大优点: 其一, 它可将基础主义与融合主义的认知辨明原理 (如, 基础主义所强调的直接知觉能力, 融合主义强调的一致性寻求理性能力) 有机地融合起来, 避开各自存在的片面性, 进而解开二者长期相争不下的死结。其二, 它实际上是对过程可靠辨明论的继承和改进, 可称其为能力可靠辨明论。按照过程可靠辨明论, 认知主体 S 的信念 B (P) 得以辨明当且仅当 B (P) 为一导向真理的充分可靠的认知过程之产物。尽管过程可靠辨明论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 可以有效地回答许多认知怀疑论挑战, 但过程可靠性本

身既非认知辨明的充分条件, 又非其必要条件。绍塞的能力可靠辨明论可补救过程可靠辨明论所存在的这一致命缺陷。

作为过程可靠辨明论之变种, 绍塞的能力可靠辨明论本质上属于外在论。将认知辨明的对象由客观认知过程转向主观认知能力, 较之过程可靠辨明论而言, 能力可靠辨明论承认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在认知辨明中的作用。然而, 考虑到我们的众多认知能力 (尤其是知觉能力) 乃自发形成, 完全不在认知主体的随意控制与选择之内, 能力可靠辨明论依然无力充分揭示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即对认知辨明过程的主观意识及控制) 在认知辨明中应起的关键作用。因此, 智德的智能模式无以充分解释知识的获得与持有。这促使以 J. 蒙德马凯 (Montmarquet) 和赞格泽比斯基为代表的后期德性认识论放弃智能模式, 采纳智性模式, 进一步转向内在论。蒙德马凯首开由智能向智性的转向之先河。与绍塞的智能模式相比, 蒙德马凯 (1987; 1993) 对智德的解释至少有三点不同: 其一, 智德应为后天形成, 可由认知主体所调控; 否则它们便不可能成为认知褒贬之对象。其二, 因而, 智德不应为认知主体所无法控制的知觉、理性等智能, 而应为置于认知主体主观努力之内的认知性格与品德 (智性), 诸如, 理智勇气、理智通达、理智谨慎、理性公正等个人理智品德。其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可能世界 (如笛卡尔的恶魔世界), 其中一个不具有以上理智品德的认知者总能可靠地形成真信念, 而一个具备理智品德的认知者所形成的信念总是为假。因此, 我们不应根据客观可靠性或导向真理性, 而应基于认知主体追求真理的主观愿望或动机来定义智德。

在赞格泽比斯基看来, 绍塞的智能模式正确地强调智德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可靠性, 但却忽略了智能的动机因素及其主观可控性。相反的, 蒙德马凯的智性模式引入后者, 却忽视了前者。赞格泽比斯基 (1996; 2006) 认为, 正如所有伦理德性既引发于行善的动机, 又具备实现该动机的可靠性, 且又在行为者的主观控制之内, 所有智德同样应既源于求真的动机, 又具备实现真信念的可靠性, 且又在认知主体的主观控制之内。以传统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为样板, 赞格泽比斯基试图揭示智德所特有的行为特征。此乃为何赞格泽比斯基具体定义智德为“智德行为” (acts of intellectual virtue)。具体地说, 一个智德行为 ZW (如, 理智勇气) 具有以下特点: (1) 智性要素: ZW 乃认知主体 S 后天所获得的认知性格或理智品德; (2) 可靠性条件: ZW 可成功、可靠地实现 S 之认知目标。S 的目的在于求真, 即获得真信念 (如, 理智勇

气旨在于坚持正确的信念)。因而 S 具有追求和获得 ZW 的主观动机。(3) 可控性条件: S 可部分地主观控制 ZW 的获得、保持和改进。(4) 责任/义务条件: S 不仅对其 ZW 负有认知责任, 且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Zagzebski, 1996: 270)。因而, 获得与改善自己的智德行为乃认知主体的道德义务, 理应得到道德上的赞扬; 欠缺或忽视应有的智德行为则应受到道德上的责难。基于智德行为概念, 我们可定义知识如下:

认知主体 S 知道 P 当且仅当 S 的信念 B (P) 为 S 的智德行为之产物。

6.3 智性认识论存在的问题

赞格泽比斯基的以智德行为为核心的德性认识论 (简称智性认识论) 在几方面优于传统的信念论途径及其以智能为基础的德性认识论 (简称智能认识论): 第一, 智德行为既是内在的 (其动机、可控性及责任性), 又是外在的 (其可靠性)。由此, 智性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用来综合内在论和外在论的认识论框架, 从而步出二者长期相争不下的困境。第二, 按照智性认识论, 信念辨明不再为认知评价的本概念, 而变成基于智德行为之上的派生概念。相应的, 理性认知结构究竟是基础主义的, 还是融合主义的问题也就变成一派生问题, 取决于具备智德的认知者在特定情况下的具体选择。第三, 尽管智性认识论是规范性的, 即它拒绝将认知评价性质还原成自然属性, 但它也可被看做自然化的: 何为智性与人的自然构造密切相关。第四, 将认知可靠论有机地融入其中的智性认识论可有效地回应认知怀疑论的挑战, 并可就盖梯尔难题提供一解决方案。第五, 智性认识论将认知责任及义务概念引入认识论, 为信念辨明的伦理问题 (认知责任、认知义务、认知褒扬与责难、认知辨明的规范性以及道义辨明论) 的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尽管德性认识论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它业已显示出其理论活力与潜力, 受到认识论学界的普遍关注, 并开始逐渐为许多认识论学者所接受。当然, 德性认识论仍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 以下仅为数例。

(i) 德性认识论兴起的部分动因在于近 30 年来对认知辨明的概念分析产生的混乱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僵局, 以至于少数认识论学者呼吁

摒弃认知辨明概念。(Alston, 1993, 2006; Cohen, 1995) 为摆脱此概念混乱, 走出理论僵局, 德性认识论学者或放弃信念辨明概念, 以智德概念取而代之; 或试图用智德概念来定义和阐述信念辨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智德概念似乎遭遇与认知辨明概念相同的命运: 近 10 年来有关何为智德的争论僵持不下, 我们似乎无望达到一种可被广泛接受的智德概念。难道我们也应该摒弃智德概念, 另辟蹊径? 与此相关, 德性认识论并未能打破内在/外在论之争的僵局; 相反, 德性认识论学者往往被迫陷入内在/外在论争论的旋涡。

(ii) 正如德性伦理学必须论证伦理德性在概念上优先于道德正当行为或有益效果, 德性认识论必须论证认知德性在概念上优先于认知辨明、知识或真理概念 (以此重要性排列)。但在赞格泽比斯基的智性认识论中, 何为智德行为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具有导向真理的可靠性。那么, 可靠性以及相关的真理概念优先于认知德性概念。于是, 德性认识论基于过程/智能/智性可靠辨明论之上, 而非非一概念上独立的、与传统信念辨明途径不同之认知框架。(Blackburn, 2001)

(iii) 按照智性认识论, 知识须满足智能动机条件及可控性条件。但此两要求过于苛刻, 显然难以描述我们的日常知觉知识。如果你看见一只恶狼向你扑来, 你显然会立刻知道一只恶狼向你扑来, 尽管你根本没时间去首先激发你自己的智性, 诸如理智通达或理智谨慎。相反的, 即使你有意去忽视这些智性, 你仍然不能不认识到一只恶狼向你扑来。此外, 类似的知觉知识完全在你的主观意识控制之外。不论你是否情愿, 你“被迫”认识到一只恶狼向你扑来或有一本书摆在面前。以上论证同样适合于其他种类的基础知识, 诸如来自于记忆、内省或逻辑直觉的知识。这意味着智性认识论并不适于解决基础主义与融合主义关于认知辨明结构之争。(Creco, 2002)

以上异议 (iii) 乃智性认识论的致命弱点, 自然成为智性认识论者与其批评者相争的焦点。智性认识论者的回应大致有三: 其一, 放松对智能动机条件及可控性条件的要求。但其批评者指出, 这样一来智性认识论便失去其本质特征, 完全丧失其理论新颖性。其二, 修正智性认识论的基本目标: 智性认识论本无意用智性概念来解决认知辨明和知识的性质与结构之类的传统认识论问题, 其真正兴趣旨在于解释信念的责任性与义务感。如此, 智性认识论不再为一取代传统信念辨明论的全新认识论框架, 而只是对传统信念辨明论的补充而已。其三, 将智性认识论与智能认识论相结合。一方面, 用智能模式解释具有认知直接性的、非

随意可控的知觉知识；另一方面，用智性模式阐述其他认识论问题，如认知信念与知识辨明的伦理维度。譬如，C. 霍克维 (Hookway, 2004) 认为，对某些相关的信念，我们具有不涉及任何意识推理或反思过程的稳定、可靠、直接的迫切性反应格局。德性认识论完全可以容纳此类非可控信念的心理直接性。自然的，这些直接心理反应格局更类似于绍塞的非随意可控的智能，而非赞格泽比斯基的主观可控智性。为避免智能认识论和智性认识论各自存在的片面性，J. 克莱柯 (Creco) 提出自己的知者可控论或德性语境论。(Creco, 1999; 2002; 2004) 他论证不同种类的智德适合于解决不同的认识论问题。具体地说，较宽松的智能模式适合于解释认知辨别及知识概念：

对处于一特定认知环境 E 中的认知者 S 而言，S 的信念 B (P) 得以认知辨别，当且仅当 B (P) 为 S 所具有一个或数个相对于 E 而言的智能之产物。相对应地，如果 S 的真信念 B (P) 得以认知辨别，则 B (P) 转化为 S 所具有的知识。

虽然较严谨的智性模式不适合于解释知识概念，但可用来阐述认知辨别和知识获得的价值与伦理问题，诸如认知辨明的责任和义务。

结束语：兴旺与危机并存

以上对当代西方认识论近 10 年发展的回顾充分显示出认识论学科的光彩的一面，似乎给读者留下一个认识论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印象。但这只是认识论发展的故事的一半。准确地说，自盖梯尔难题出台以来的认识论发展可谓兴旺与危机并存，复兴与迷茫共在。事实上，由盖梯尔难题及认知怀疑论威胁引发的一种深层次的危机感始终伴随当代认识论发展的每一脚步。我们几乎可从几位著名哲学家的论著题目“闻到”这一沉重的危机感：《超越认识论》(Taylor, 1987)，《认识论的最新报告》(Haack, 1990)，《传统认识论之虚妄》(Fraassen, 2000)，《走出(认知)辨别》(Alston, 2006)。对那些对认识论持悲观观点的人来说，C. 泰勒 (Taylor) 20 年前的评论依然适合于当今认识论之现状：

以下认识似乎正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正统：始于笛卡尔，经洛克和康德之手，并由 19 和 20 世纪形形色色的各种相继的哲学运动

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的整个(认识论)事业是一个错误。(Taylor, 1987: 465)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R. 罗蒂 (Rorty, 1979) 已经宣布哲学认识论之死亡。庆幸的是，当代认识论不但没有死亡，其生命力还很强大。然而，这些著名哲学家对认识论的前途之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当代认识论的确面临许多难以消除之理论困境，以下仅为几例。

其一，哲学认识论的起源和发展与认知怀疑论休戚相关。如何回应认知怀疑论的挑战历来为认识论的核心任务之一，甚至为许多认识论学者视为认识论的最基本使命。由此，对认知怀疑论的关怀始终是认识论发展的基本动因。一旦我们放弃认知怀疑论挑战背后的基本预设，专业认识论所关注的大多数理论问题就会失去其基本生命力。当代认识论似乎正朝着此方向发展。盖梯尔难题的提出起初燃起了人们对认知怀疑论的兴趣，但此热情正逐渐下降，近些年有关认知怀疑论的争论呈疲软趋势。许多当今认识论学者认为，传统经典认识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在于哲学家们过于着迷于反击认知怀疑论，反被怀疑论所困惑。我们应该果断地置对怀疑论的担忧于度外，致力于解释我们如何拥有通常为知识实践者所认可的知识，而不是致力于辩护我们是否具有这些知识。于是乎，在认知怀疑论开始失去其原有的感召力的同时，认识论学者也似乎开始失去由认知怀疑论所激发的丰富哲学想象力，而使认识论之泉趋于枯竭。

其二，究竟何为认识论的核心概念，是认知辨别以及相关概念，如证据、保障性 (warrant)、合理性 (rationality)，还是知识概念？先考虑后者。难道臭名昭著的盖梯尔难题还不足以使我们怀疑我们也许根本不可能知道何为知识？自盖梯尔难题提出至今，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此难题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其解决方案也难以计数，但它们均遭受同样命运：招来更多的盖梯尔反例。有些认识论学者被迫得出盖梯尔难题无法解决的结论；另一些学者 (Williamson, 2000a) 认为知识概念本身是不可分析的。事实上，盖梯尔难题所解构的并不仅仅是经典知识概念，而是任何分析性知识概念，即，任何以充要条件为定义的知识概念，这不仅包括以信念为认知评价的基本分析对象的信念知识概念，也包括以认知主体为基本分析对象的德性知识概念。J. 福多 (Fodor, 1980) 等人业已证明，我们不可能就任何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予以苏格拉底式的概念分析，即确定一概念所必须满足的充要条件。这恰恰是盖

梯尔难题之中应有之义：我们根本无法知道知识所必须满足的充要条件。此外，有些哲学家开始怀疑是否存在一个任何知识概念所必须保持的概念内核，诸如：(i) 知识是一种特定的信念状态；(ii) 知识是判断性的，即认知主体与真命题相关联的认知状态；(iii) 知识是事实性的，即知识必须描述事实，必须为真。例如，基于认知学的最新研究成果，P. 丘奇兰德 (Churchland, 2006) 建议知识是非判断性的。S. 赫塞林顿 (Hetherington, 2006b) 质疑命题知识是否应为认识论的主要对象。通过将命题知识 (knowledge-that) 还原为操作知识 (knowledge-how-to)，赫塞林顿否定知识为特定信念状态，邀请我们想象知识为特定认知能力的可能性。但此类对命题知识的否定无异于对知识概念以及知识论的扬弃。C. 艾尔金 (Elgin, 2006) 发现，按照当代认识论中流行的狭隘知识概念，知识必须为真。既然连最成功的自然科学理论也不全为真，难道我们被迫否定自然科学理论为知识？任一不能充分解释自然科学理论的知识论必定是不完备的。

其三，如果获得恰当知识辨明概念希望渺茫，我们是否会与认知辨明概念交好运？假设知识可被理解为得以辨明之真信念的话，则认知辨明概念理应成为较知识概念更为基本的认识论概念。即使在这一经典知识概念被盖梯尔难题解构之后的当代认识论中，信念辨明概念不仅得以保留，且更上升为认识论的核心概念而备受大多数认识论学者的青睐。在许多当代认识论学者 (Fumerton, 2006) 看来，认识论研究应该放弃对盖梯尔难题和知识概念的迷恋，而着重于对认知辨明概念和合理性概念的探索。从更深层次上来讲，既然只有得以辨明的信念才有可能免于怀疑论的威胁，认识论对信念辨明的迷恋根植于认识论有史以来对认知怀疑论的忧虑。然而，尽管近三四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新型”辨明理论层出不穷，但它们不仅未能加深我们对认知辨明概念的理解，反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理论困惑。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或许认知辨明概念如海市蜃楼一样虚幻，诱使当代认识论误入歧途。在其新著《走出(认知)辨明》中，著名认识论学者 W. 阿尔斯通 (Alston) 又一次向人们敲响基于信念辨明概念之上的当代认识论的丧钟，呼吁放弃对认知辨明概念的迷恋和追求，乃至彻底摒弃信念辨明概念。

其四，即使我们无法界定认识论的核心概念，我们是否能够确定认识论的基本方法论？像其他分析哲学学科一样，概念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历来被哲学家视为经典的认识论方法论：认识论理论旨在于借助于我们的认知直觉，通过概念分析对基本认识论概念（如知识、辨明、可靠

性、合理性等等) 的内容予以解释说明。当代认识论基于如下设定：认知主体赋有许多关于基本认识论概念的认知直觉，譬如，我们觉得一个侥幸得以辨明或一个碰巧为真的信念不胜任为知识。认识论理论试图将我们的认知直觉系统化，以构成认识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辩护基础。诉诸直觉一直为哲学家奉为认识论的“标准辩护程序”。然而，自盖梯尔难题提出以来出现的有关知识和认知辨明的概念混乱促使许多哲学家重新审视概念分析与直觉方法的合理性。他们指出，如果认识论致力于系统化所谓的先理论直觉，则它根本无望实现这一奢望。过于强调和依赖概念分析与直觉方法不但不能有效地解决认识论问题，促进认识论发展，反而使我们迷恋于概念游戏，甚至误入歧途，阻碍认识论的发展。我们应该放弃直觉方法。问题在于，对众多哲学家来讲，我们的哲学灵感和悟性往往源于我们的直觉，弃之无异于断绝哲学思辨之源。此外，如果认识论放弃概念分析与直觉方法，我们又以何方法取而代之？自然化认识论者推荐自然主义方法论：仿效自然科学方法，以人类知识本身（而非知识概念）为一个自然现象加以描述研究。但许多认识论学者早已指出，由于认识论的核心概念，认知辨明和理由乃规范性概念，哲学认识论必然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概念分析与直觉方法乃规范性的哲学研究方法，认识论也不例外。放弃规范性的概念分析与直觉方法等于放弃规范认识论，无异于放弃哲学认识论本身。

从上简要回顾可知，当代认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论均遭受质疑和挑战而面临危机。常言道，危机与机遇并存。正是当代认识论的危机带来了近来认识论研究的兴盛。不妨借用 T. 库恩 (Kuhn, 1996) 有关科学知识发展的范式转换模式来透视当代认识论之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盖梯尔难题提出以来的当代认识论仍处于认识论范式转换之前的危机时期。旧认识论正统范式（经典认识论）已被突破。但 40 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耐心地等待有关何为认识论的恰当研究对象、目标、概念以及方法论的新认识论范式的出现。然而，当代认识论的混乱与迷茫并非坏事，它使得认识论学者思路更加开阔，更易于接受新理论、新观点。这就解释了为何当代认识论的混乱与迷茫反而给认识论的研究带来一片生机，形成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特色的复兴时期。

阅读书目

- Alcoff, L. (1992).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New York: Routledge.
- Alston, W. (2006). *Beyond "Justification": Dimensions of Epistemic Evalu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lston, W. (1993). "Epistemic Desiderata."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3 (3), 527-551.
- Alston, W. (1989).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Deontological Conception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 257-299.
- Annis, D. B. (1978). "A Contextualist Theory of Justificati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5, 213-219.
- Armstrong, D. M. (1973). *Belief, Truth, and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udi, R. (1993). *The Structure of Justif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ustin, J. L. (1961). "Truth."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46).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 Vol. 20*, 148-187.
- Axtell, G. (2000). *Knowledge, Belief, and Character*. Rowman & Littlefield.
- Barke, A. (2004). "Epistemic Contextualism." *Erkenntnis*, 61 (2-3), 353-374.
- Baumann, P. (2004). "Lotteries and Context." *Erkenntnis*, 61 (2-3), 415-428.
- Bealer, G. (1996). "A Priori Knowledge and the Scope of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Studies*, 81, 121-142.
- Bird, A. (2005). "Abductive Knowledge and Holmesian Inference." In T. S. Gendler, & J. Hawthorne. *Oxford Studies in Epistem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1.
- Blackburn, S. (2001). "Reason, Virtue, and Knowledge." In A. Fairweather, & L. Zagzebski, *Virtue Epistemology* (pp. 15-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ghossian, P. & Peacocke, C. (2000). *New Essays on the A Prior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nJour, L. (2004). "Foundationalism and Coherentism." In S. Luper. *Essential Knowledge: readings in epistemology*.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142-157.
- (2002a).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In P. Mos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pistemology* (pp. 234-2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b). *Epistemology: Classical Problems and Contemporary Respons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1999). "Foundationalism and the External World." In J. Tomberl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13, 229-250.
- (1998). *In Defense of Pure Reason: A Rationalist Account of A Priori Justif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The Structure of Empir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Can Empirical Knowledge Have a Foundati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5, 1-8.
- BonJour, L. & Sosa, E. (2003).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internalism vs. externalism, foundations vs. virtue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Brady, M. & Pritchard, D. (2005). "Epistemological Contextualism: Problems and Prospect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5 (219), 161-171.
- (2004). *Moral and Epistemic Virtues*. Blackwell Publishing.
- Brendel, E. & Jäger, C. (2005). *Contextualisms in Epistemology*. Springer.
- (2004). "Contextualist Approaches to Epistemolog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rkenntnis*, 61 (2-3), 143-172.
- Brewer, B. (1999). *Perception and Rea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eckner, A. (1994). "The Structure of the Skeptical Argumen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4, 827-835.
- Castaneda, H. N. (1989). "The Multiple State of Knowing: The Hierarchies of Epistemic Species." In J. W. Bender.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oherence Theory*. Dordrecht: Kluwer, 231-241.
- Casullo, A. (2003). *A Priori Justif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sholm, R. (1982). *The Foundations of Know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66). *Theory of Knowled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Churchland, P. (2006). "Inner Spaces and Outer Spaces: the New Epistemology." In S. Hetherington. *Epistemology Futur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8-70.

Coady, C. A. (1995). *Testimony: A Philosophical Stu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de, L. (1987).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and Brown University Press.

Cohen, S. (2005). "Knowledge, Speaker, and Subject."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5 (219), 199-212.

—— (2004a). "Knowledge, Asser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 In E. Sosa, & E. Villanueva, *Philosophical Issues*, 14; *Epistemology*. Bos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482-491.

—— (2004b). "Contextualism." In S. Luper. *Essential Knowledge* (pp. 203-210).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 (2002). "Basic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5 (2), 309-329.

—— (2000). "Contextualism and Skepticism." In E. Sosa & E. Villanueva. *Philosophical Issues*, 10; *Skepticis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94-107.

—— (1999). "Contextualism, Skeptic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Reas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 57-89.

—— (1998a). "Contextualist Solutions to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Skepticism, Gettier, and the Lottery."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6, 289-306.

—— (1998b). "Two Kinds of Skeptical Argument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2, 143-159.

—— (1995). "Is There an Issue about Justified Belief?" *Philosophical Topics*, 23 (1), 113-127.

—— (1988). "How to be a fallibilis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 91-123.

—— (1986). "Knowledge and Context."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3, 574-183.

Conce, E. (1995). "Isolation and Beyond." *Philosophical Topics*, 23, 129-146.

Conce, E. & Feldman, R. (2004). *Evident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aig, E. (1990). *Knowledge and the State of Nature: an essay in conceptual synthe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eath, R. & Maienschein, J. (1999). *Biology and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eco, J. (2004). "A Different Sort of Contextualism." *Erkenntnis*, 61 (2-3), 383-400.

—— (2002). "Virtue in Epistemology." In P. Mos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pistemology* (pp. 287-3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Putting Skeptics in Their Pl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Agent Reliabilism."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Epistemology*. Atascadero, CA: Ridgeview Press.

Davidson, D. (1981).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 In E. LePore.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pp. 307-19).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Davis, W. (2004). "Are Knowledge Claims Indexical?" *Erkenntnis*, 61 (2-3), 257-182.

DePaul, M. (2001). *Resurrecting Old-Fashioned Foundationalism*. New York: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DePaul, M. & Zagzebski, L. (2005). *Intellectual Virtue: perspectives from ethics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Rose, K. (2005). "The Ordinary Language Basis for Contextualism." *The Philosophy Quarterly*, 55 (129), 172-198.

—— (2002). "Knowledge, Assertion, and Context." *Philosophical Review*, 111, 167-203.

—— (1999). "Contextualism: An Explanation and Defense." In J. Greco & E. Sosa. *The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 (pp. 187-205). Oxford: Blackwell.

—— (1995). "Solving the Skeptical Problem." *Philosophical Review*, 104, 1-52.

DeRose, K. & Warfield, F. (2000). *Skepti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etske, F. (2005). "The Case Against Closure." In M. Steup & E. Sosa.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pp. 13-26).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2004). "Externalism and Modest Contextualism." *Erkenntnis*, 61 (2-3), 173-186.

—— (2003). "Skepticism: What Perception Teaches." In S. Luper. *The Skepticism* (pp. 105-118).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Dretske, F. (1981a).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81b). "The Pragmatic Dimension of Knowledge." *Philosophical Studies*, 40, 363-378.

- (1971). "Conclusive Reason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9, 1-22.
- (1970). "Epistemic Operators." *Journal of Philosophy*, 67, 1007-1023.
- Elgin, C. (2006). "From Knowledge to Understanding." In S. Hetherington. *Epistemology Futur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15.
- Engel, M. (2004). "What is Wrong with Contextualism, and a Noncontextualistic Resolution of the Skeptical Paradox." *Erkenntnis*, 61 (2-3), 203-232.
- Fairweather, A. & Zagzebski, L. (2001). *Virtue Epistemology: Essays on Epistemic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les, E. (1996). *A Defense of the Give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Feldman, R. (2003). *Epistemolog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inceton Hall.
- (2001a). "Voluntary Belief and Epistemic Evaluation." In M. Steup. *Knowledge, Truth, and Du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7-92.
- Feldman, R. (2001b). "Skeptical Problems, Contextualist Solutions."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3, 61-85.
- Field, H. (2005). "Recent Debates about the A Priori." In T. S. Gendler & J. Hawthorne. *The Oxford Studies in Epistemology, Volume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9-88.
- Fodor, J., Walker, M. & Parkes, C. (1980). "Against Definitions." *Cognition*, 8, 263-367.
- Fraassen, B. v. (2000). "The False Hope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0, 253-280.
- Fuller, S. (2002). *Social Epistemology* (2nd edi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Fumerton, R. (2006). *Epistemolog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2001). "Classical Foundationalism." In M. DePaul. *Resurrecting Old-Fashioned Foundation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3-20.
- Fumerton, R. (1995). *Metaepistemology and Skeptic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Gendler, T. S. & Hawthorne, J. (2005). *Oxford Studies in Epistem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ettier, E. (1963).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23, 121-123.
- Goldman, A. (2003). *Knowledge in a Social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Internalism Exposed." *Journal of Philosophy*, XCVI. 6, 271-193.
- (1994).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and Reliabilism." In P. French, T. Uehling & H. Wettstein.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19.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301-320.
- (1986).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0). "The Internalist Conception of Justification." In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pp. 27-5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79). "What is Justified Belief?" In G. S. Pappas. *Justification and Knowledge* (pp. 1-23). Dordrecht: D. Reidel.
- (1976). "Discrimination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8, 771-791.
- (1967). "A Causal Theory of Knowing." *Journal of Philosophy*, 64, 355-372.
- Grice, H. P. (1961). "The 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 Vol. 35*, 121-152.
- Haack, S. (1997). "The Ethics of Belief Reconsidered." In L. Hahn. *The Philosophy of Roderick Chisholm*.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29-144.
- (1993). *Evidence and Inquiry: Toward Reconstruction in Epistem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1990). "Recent Obituaries of Epistemolog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7, 199-212.
- Hahlweg, K. & Hooker, C. A. (1989). *Issues i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ark, M. T. (2003). *Popper, Otto Selz and the Rise of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man, G. (2003). "Skepticism and Foundations." In S. Luper. *The Skepticism*. Ashgate.
- (1986). *Changing In View*.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73).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wthorne, J. (2005). "The Case for Closure." In M. Steup & E. Sosa.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6-43.
- Hawthorne, J. (2004a). *Knowledge and Lotte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2004b). "Precis of Knowledge and Lotteries." In E. Sosa & E. Villanueva. *Philosophical Issues*, 14. Bos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476-481.
- Hetherington, S. (2006a). *Epistemology Futur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ookway, C. (2004). "Affective States and Epistemic Immediacy." In M. Brady & D. Pritchard. *Moral and Epistemic Virtues*. Blackwell Publishing, 75-92.
- Jackson, F. (1998). *From Metaphysics to Ethics: A Defense of Conceptual Analy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Jäger, C. (2004). "Skepticism, Information, and Closure: Dretske's Theory of Knowledge." *Erkenntnis*, 61 (2-3), 187-202.

- Kaplan, M. (2006). "If You Know, You Can't be Wrong." In Hetherington, *Epistemology Futur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0-198.
- Klein, P. (2005). "Infinetism Is the Solution to the Regress Problem." In M. Steup & E. Sosa.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31-140.
- (2004a).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to be an Academic Skeptic." In S. Luper. *Essential Knowledge: readings in epistemology*. New York: Longman, 299-309.
- (2004b). "Closure Matters: Academic Skepticism and Easy Knowledge." In E. Sosa & E. Villanueva. *Philosophical Issues*, 14; *Epistemology* (pp. 165-184). Bosto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2003). "How a Pyrrhonian Skeptic Might Respond to Academic Skepticism." In S. Luper, *Skepticism*.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75-94.
- (1999). "Human Knowledge and the Infinite Regress of Reason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 297-325.
- (1998). "Foundationalism and the Infinite Regress of Reaso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8 (4), 919-925.
- (1981). *Certainty: A Refutation of Skept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1976). "Knowledge, Causality, and Defeasibility." *Journal of Philosophy*, 73, 792-812.
- (1971). "A Propositional Definition of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68, 471-482.
- Kornblith, H. (2002b). *Knowledge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2001). *Epistemology: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95). *Inductive Inference and Its Natural Ground: An Essay in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4). *Naturalizing Epistemology*,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ackey, J. (2006). *The Epistemology of Testimo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hrer, K. (1974).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D. (1996). "Elusive Knowledg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4, 549-567.
- (1979). "Scorekeeping in a Language Gam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8, 339-359.

- Lewis, D. (1973). *Counterfactua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uper, S. (2004). *Essential Knowledge: readings in epistemology*. New York: Longman.
- Luper, S. (2003). *The Skepticism: Contemporary Essay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 McDowell, J. (1994). *Mind and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Montmarquet, J. (1993). *Epistemic Virtue and Doxastic Responsibil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Montmarquet, J. (1987). "Epistemic Virtue." *Mind*, 96, 482-497.
- Moser, P. (2002).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pistem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Knowledge and Evid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zick, R. (1981).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uccetelli, S. (2003). *New Essays on Semantic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Plantinga, A. (1993a). *Warrant: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b).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jman, L. (2001). *What can We Know?* (2nd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Pollock, J. (2001). "Nondoxastic Foundationalism." In M. DePaul, *Resurrecting Old-Fashioned Foundationalism* (pp. 41-58).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1974). *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llock, J. & Cruz, J. (1999).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Porter, S. (2006). *Rest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a Direct Realist and Conceptualist Theory of Foundationalism*. Lexington Books.
- Preyer, G. & Peter, G. (2005). *Contextualism in Philosophy: Knowledge, Meaning, and Tru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ritchard, D. (2004). "Some Recent Work in Epistemology."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4 (217), 604-613.
- (2002). "Recent Work on Radical Skepticism."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9 (3), 215-257.
- Pryor, J. (2005). "There is Immediate Justification." In M. Steup & E. Sosa.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pp. 181-201).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

ing.

—— (2001). "Highlights of Recent Epistem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52 (1), 95-124.

Pust, J. (2000). *Intuitions as Evidenc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Roberts, R. & Wood, W. (2007). *Intellectual Virtues: An Essay in Regulative Epistem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oney, P. (2006). *Feminism and Epistemology*. Routledge.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affer, J. (2005). "Contrastive Knowledge." In T. Szabo, & J. Hawthorne. *Oxford Studies in Epistemology*,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35-271.

Schiffer, S. (2005). "Paradox and the A Priori." In T. S. Gendler & J. Hawthorne. *Oxford Studies in Epistem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3-310.

—— (1996). "Contextualist Solution to Skepticism."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96, 317-333.

Schmitt, F. (1994). *Socializing Epistemology*.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ellars, W. (1956).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H. Feigl & M. Scriven.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 253-329.

Sosa, E. (2008). "A Defense of the Use of Intuitions in Philosophy." In M. Bishop & D. Murphy. *Stich and His Critics*. Oxford: Blackwell.

—— (2007). *A Virtue Epistemology: Apt Belief 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Knowledge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a). "The Coherence of Virtue and the Virtue of Coherence: Justification in Epistemology." *Synthese*, 64.

—— (1985b).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Virtue." *The Monist*, 68.

—— (1981). "Epistemology Today: A Perspective in Retrospect." *Philosophical Studies*, 40.

—— (1969).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 33-43.

Stalnaker, R. (1998). "What Might Nonconceptual Content be?" In E. Villanueva. *Philosophical Issues*, 9. Atascadero, CA: Ridgeview, 339-352.

Stanley, J. (2004). "On the Linguistic Basis for Contextual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119 (1-2), 119-146.

—— (2003). "Context, Interest-Relativity, and the Sorites." *Analysis*, 63 (4), 269-281.

Steup, M. (2001). *Knowledge, Truth, and Duty: Essays on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Virt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Doxastic Voluntarism and Epistemic Deontology." *Acta Analytica*, 15, 25-56.

—— (1988). "The Deontic Conception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53, 65-84.

Steup, M. & Sosa, E. (2005).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Stich, S. (1999). *The Fragmentation of Reason: Preface to a Pragmatic Theory of Cognitive Evalu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aylor, C. (1987). "Overcoming Epistemology." In K. Baynes, J. Bohrnhan, & T. McCarthy,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Unger, P. (1975). *Ignorance: A Case for Scep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0). "Our Knowledge of the Material World."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 40-61.

Weinberg, J., Nichols, S. & Stich, S. (2001). "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Philosophical Topics*, 29, 429-460.

Williams, M. (2004a). "Scepticism and the Context of Philosophy." In E. Sosa, & E. Villanueva, *Philosophical Issues*, 14: *Epistem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456-475.

—— (2004b). "Knowledge, Reflection and Sceptical Hypotheses." *Erkenntnis*, 61 (2-3), 315-344.

—— (1999). *Groundless Belief*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 (1991). *Unnatural Doubts: Epistemological Realism and the Basis of Scepticism*. Oxford: Blackwell.

Williamson, T. (2005a). "Knowledge and Scepticism." In F. Jackson & M. Smit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81-700.

—— (2005b). "Contextualism, Subject-Sensitive Invariantism and Knowledge of Knowledge."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5 (219), 213-235.

—— (2000a).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b). "Scepticism and Evidenc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0, 613-628.

—— (1997). "Knowledge as Evidence." *Mind*, 106, 717-741.

Wittgenstein, L. (1969). *On Certainty*. Oxford: Blackwell.

Zagzebski, L. (2006). "Ideal Agents and Ideal Observers in Epistemology." In S. Hetherington. *Epistemology Futu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1-147.

—— (2005). "Intellectual Motivation and the Good of Truth." In M. DePaul &

L. Zagzebski. *Intellectual Virtue: Perspectives from Ethics and Epistemology* (pp. 135-1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 of Epistemic Good." In M. Brady, & D. Pritchard, *Moral and Epistemic Virtues*. Blackwell Publishing, 13-29.

—— (2001a). "Recovering Understanding." In M. Steup. *Knowledge, Truth, and Duty: Essays on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Virt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5-254.

—— (2001b). "Must Knowers Be Agents?" In A. Fairweather & L. Zagzebski. *Virtue Epistemology: essays on epistemic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2-157.

—— (1996). *Virtues of the Min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Virtue and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章 Chapter 2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李晨阳* Chenyang Li

美国华盛顿大学 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内容提要

本章简要地介绍当代西方哲学关于形而上学的发展情况。其主要内容包括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实体与属性、一般与个别、人格同一性、因果关系、心物关系、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相关的哲学问题。



关键词

实在 实体 属性 一般 个别 人格同一性 原因
结果 心 物 自由意志 决定论

* 李晨阳,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获学士、硕士学位, 1984年留校任教, 后赴美留学, 1992年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其论文获美国哲学教育协会的北美哲学博士论文竞赛头等奖。现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中国安徽大学特聘教授。曾担任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首任会长(1995—1997)。主要著作有 *The Tao Encounters the West: Explorations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9),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Confucianism, Ethics, and Gender* (ed., Open Court 出版社, 芝加哥, 2000), 及数十篇哲学论文。其著作和文章曾在哈佛、哥伦比亚、多伦多等著名大学里用作教材。